

# 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十

司馬光編集  
林瑞翰註

漢紀二 起祖閼作臘，盡著雍閼戌，凡二年。（丁酉至戊戌，西元前二〇四年至西元前二〇三年）

太祖高皇帝上之下

三年  
西元前二〇四年

(一)冬，十月，韓信、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，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，聚兵○井陘口，號二十萬。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：「韓信、張耳乘勝○而去國遠跋，其鋒不可當。臣聞千里餽糧○，士有飢色；樵蘇後爨○，師不宿飽。今井陘之道，車不得方軌○，騎不得成列○。行數百里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。願足下假○臣奇兵三萬人，從間路○絕其輕重○，足下深溝高壘，勿與戰，彼前不得讐，退不得還，野無所掠，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，可致於麾下。否則，必爲二子所禽矣。」成安君嘗自稱義兵，不用詐謀奇計，曰：「韓信兵少而疲，如此避而不擊，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。」

韓信使人間視○，知其不用廣武君策，則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○。未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止舍○。夜半，傳發○，選輕騎三千人，人持一赤幟○，從間道萆山○而望趙軍。誠曰

：「趙見我走，必空壁<sup>○</sup>逐我，若<sup>○</sup>疾<sup>○</sup>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赤幟。」令其裨將<sup>○</sup>傳  
餐<sup>○</sup>，曰：「今日破趙會食。」諸將皆莫信，佯應曰：「諾。」信曰：「趙已先據便地  
，爲壁，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，未肯擊前行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<sup>○</sup>。」乃使萬人先行出  
，背水陳<sup>○</sup>，趙軍望見而大笑<sup>○</sup>。平旦，信建大將旗鼓，鼓行<sup>○</sup>出井陘口，趙聞壁擊之  
，大戰良久，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，走<sup>○</sup>水上軍，水上軍開入之，復疾戰，趙果空壁  
爭漢旗鼓，逐信、耳。信、耳已入水上軍，軍皆殊死戰<sup>○</sup>，不可敗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 
，共候趙空壁逐利，則馳入趙壁，皆拔趙旗，立漢赤幟二千。趙軍已不能得信等，欲還  
歸壁，壁皆漢赤幟，見而大驚，以爲漢皆已得趙王、將矣。兵遂亂，遁走，趙將雖斬之  
，不能禁也。於是漢兵夾擊，大破趙軍，斬成安君泜水上，禽趙王歇。

諸將效首虜<sup>○</sup>畢，賀，因問信曰：「兵法，右、倍<sup>○</sup>山陵，前、左水澤。今者，將軍令  
臣等反背水陳，曰：『破趙會食。』臣等不服，然竟以勝，此何術也？」信曰：「此在  
兵法，顧<sup>○</sup>諸君不察耳！兵法不云：『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<sup>○</sup>』？且信非  
得素拊循<sup>○</sup>士大夫也，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<sup>○</sup>，其勢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爲戰。今予  
之生地，皆走，寧尚可得而用之乎？」諸將皆服，曰：「善，非臣所及也。」

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，有縛致麾下者，信解其縛，東鄉<sup>坐</sup>，師事之。問曰：「僕欲北伐燕，東伐齊，何若而有功？」廣武君辭謝曰：「臣敗亡之虜，何足以權大事乎？」信曰：「僕聞之，百里奚居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。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，用與不用，聽與不聽也。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，若信者，亦已爲禽矣！」以不用足下，故信得侍耳！今僕委心歸計，願足下勿辭。」廣武君曰：「今將軍涉西河，虜魏王，禽夏說，東下井陘，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，誅成安君，名聞海內，威震天下，農夫莫不輟耕釋耒，褕衣甘食，傾耳以待命者，此將軍之所長也。然而衆勞卒罷，其實難用。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，頓之燕堅城之下，欲戰不得，攻之不拔，情見勢屈，曠日持久，糧食單竭，燕既不服，齊必距境以自彊，燕、齊相持而不下，則劉、項之權，未有所分也，此將軍所短也。善用兵者，不以短擊長，而以長擊短。」韓信曰：「然則何由？」廣武君對曰：「一方今爲將軍計，莫如按甲休兵，鎮撫趙民，百里之內，牛酒日至，以饗士大夫。北首<sup>燕</sup>路，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，暴<sup>其所長</sup>於燕，燕必不敢不聽從。燕已從，而東臨齊，雖有智者，亦不知爲齊計矣！如是，則天下事，皆可圖也。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，此之謂也。」韓信曰：「善。」從其策。發使使燕，

燕從風而靡，遣使報漢，且請以張耳王趙，漢王許之。

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，張耳、韓信往來救趙，因行定趙城邑，發兵詣漢。

(二)甲戌，晦（三十日），日有食之。

十一月，癸卯（二十九日），晦，日有食之。

(三)隨何至九江，九江太宰（主之），三日不得見。隨何說太宰曰：「王之不見何，必以楚爲彊，漢爲弱也，此臣之所以爲使（使）。使何得見，言之而是，大王所欲聞也；言之而非，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（質）九江市，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。」太宰乃言之王，王見之。隨何曰：「漢王使臣敬通書大王御者，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？」九江王曰：「寡人北鄉而臣事之。」隨何曰：「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，北鄉而臣事之者，必以楚爲彊，可以託國也。項王伐齊，身負版築（築），爲士卒先，大王宜悉九江之衆（衆），身自將之，爲楚前鋒，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，夫北面而臣事人者，固若是乎？漢王入彭城，項王未出齊也（也），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，日夜會戰彭城下，大王乃撫萬人之衆，無一人渡淮者，垂拱而觀其孰勝（勝），夫託國於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大王提空名（名）以鄉楚，而欲厚自託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。然而大王不肯楚者，以漢爲弱也。夫楚兵雖強，天下負之以不義

之名<sup>㊂</sup>，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。漢王敗<sup>㊃</sup>諸侯，還守成臯<sup>㊄</sup>、榮陽，下蜀漢之粟，深溝壁壘，分卒守徼乘塞<sup>㊅</sup>，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<sup>㊆</sup>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，漢堅守而不動。楚進則不得功，退則不能解，故曰楚兵不足恃也。使楚勝漢，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，夫楚之彊，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！故楚不如漢，其勢易見也。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，而自託於危亡之楚，臣竊爲大王惑之。臣非以九江之兵，足以亡楚也，大王發兵而倍楚，項王必留，留數月，漢之取天下，可以萬全。臣請與大王提劍<sup>㊇</sup>而歸漢，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，又况九江，必大王有也。」九江王曰：「請奉命。」陰許畔<sup>㊈</sup>楚與漢，未敢泄也<sup>㊉</sup>。楚使者在九江，舍傳舍<sup>㊊</sup>，方急責布發兵。隨何直入，坐楚使者上，曰：「九江王已歸漢，楚何以得發兵？」布愕然。楚使者起，何因說布曰：「事已構<sup>㊋</sup>，可遂殺楚使者，無使歸，而疾走漢并力<sup>㊌</sup>。」布曰：「如使者教。」於於殺楚使者，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項聲、龍且<sup>㊍</sup>攻九江。數月，龍且破九江軍。布欲引兵走漢，恐楚兵殺之，乃間行<sup>㊎</sup>與何俱歸漢。

十二月，九江王至漢，漢王方踞牀洗足，召布入見。布大怒，悔來，欲自殺，及出就舍，帳御<sup>㊏</sup>、飲食、從官，皆如漢王居，布又大喜過望。於是乃使人入九江，楚已使項伯

收九江兵，盡殺布妻子。布使者頗得故人、幸臣，將衆數千人歸漢，漢益九江王兵，與俱屯成臯。

(四)楚數侵奪漢甬道<sup>①</sup>，漢軍乏食。漢王與酈食其<sup>②</sup>謀撓<sup>③</sup>楚權，食其曰：「昔湯伐桀，封其後於杞<sup>④</sup>；武王伐紂，封其後於宋<sup>⑤</sup>。今秦失德棄義，侵伐諸侯，滅其社稷，使無立錐之地，陛下<sup>⑥</sup>誠能復立六國之後，此其君臣百姓，必皆戴陛下之德，莫不嚮風慕義，願爲臣妾。德義已行，陛下南鄉<sup>⑦</sup>稱霸，楚必歛衽<sup>⑧</sup>而朝。」漢王曰：「善，趣<sup>⑨</sup>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<sup>⑩</sup>矣。」食其未行，張良從外來謁，漢王方食，曰：「子房<sup>⑪</sup>前，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。」具<sup>⑫</sup>以酈生語告良。良曰：「何如？」良曰：「誰爲陛下畫此計者？陛下事去矣！」漢王曰：「何哉？」對曰：「臣請借前箸<sup>⑬</sup>爲大王籌之<sup>⑭</sup>。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，度<sup>⑮</sup>能制其死生之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？其不可一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閭<sup>⑯</sup>，釋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<sup>⑰</sup>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二也。發巨橋<sup>⑱</sup>之粟，散鹿臺<sup>⑲</sup>之錢，以賜貧窮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三也。殷事已畢，偃革爲軒<sup>⑳</sup>，倒載干戈，示天下不復用兵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四也。休馬華山之陽，示以無爲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五也。放牛桃林<sup>㉑</sup>之陰，以示不復輸積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也。

。天下游士，離其親戚，棄墳墓，去故舊，從陸下者，徒<sup>國</sup>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復立六國之後，天下游士，各歸事其主，從其親戚，反其故舊、墳墓，陛下誰與取天下乎？其不可七也。且夫楚唯無彊，六國立者，復橈而從之<sup>國</sup>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其不可八也。誠用客之謀，陛下事去矣。」漢王輶食吐哺<sup>國</sup>，罵曰：「豎儒幾敗而公事<sup>國</sup>。」令趣銷印。

荀悅論曰：「夫立策決勝之術；其要有三。一曰形，二曰勢，三曰情。形者，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；勢者，言其臨時之宜，進退之機也；情者，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。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，三術不同也。初，張耳、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，自爲樹黨<sup>國</sup>，酈生亦說漢王，所以說者同，而得失異者，陳涉之起，天下皆欲亡秦，而楚漢之分，未有所定；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。故立六國於陳涉，所謂多已之黨，而益秦之敵也。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，所謂取非其有，以與於人，行虛惠而受實福也。立六國，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，而以資敵，設虛名而受實禍也。此同事而異形者也。及宋義待秦趙之斃<sup>國</sup>，與昔卡莊刺虎<sup>國</sup>同說者也。施之戰國之時，鄰國相攻，無臨時之急，則可也。戰國之立，其日久矣，一戰勝敗，未必以存亡也，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，進乘利，退自保，故累力

待時，乘敵之斃，其勢然也。今楚、趙所起，其與秦勢不並立，安危之機，呼吸成變，進則定功，退則受禍，此同事而異勢者也。伐趙之役，韓信軍於泜水之上，而趙不能敗；彭城之難，漢王戰於睢水之上，士卒皆赴入睢水，而楚兵大勝。何則？趙兵出國迎戰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懷內顧之心，無出死之計，韓信軍孤在水上，士卒必死，無有二心，此信之所以勝也。漢王深入敵國，置酒高會，士卒逸豫，戰心不固，楚以彊大之威，而喪其國都，士卒皆有憤激之氣，救敗赴亡之急，以決一旦之命，此漢之所以敗也。且韓信選精兵以守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；項羽選精兵以攻，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。故曰：權不可豫設，變不可先圖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設策之機也。

(五)漢王謂陳平曰：「天下紛紛，何時定乎？」陳平曰：「項王骨鯁之臣，亞父、鍾離昧、龍且、周殷之屬，不過數人耳！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，行反間，間其君臣，以疑其心。項王爲人，意忌信讒，必內相誅，漢因舉兵而攻之，破楚必矣。」漢王曰：「善。」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，恣所爲，不問其出入。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，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，功多矣，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，欲與漢爲一，以滅項氏，而分

王其地。項羽果意，不信鍾離昧等。

夏，四月，楚圍漢王於榮陽急，漢王請和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。亞父勸羽急攻榮陽，漢王患之。項羽使使至漢，陳平使爲太牢具，舉進，見楚使，卽佯驚曰：「吾以爲亞父使，乃項王使。」復持去，更以惡草具進楚使。楚使歸，具以報項王，項王果大疑亞父。亞父急欲攻下榮陽城，項王不信，不肯聽。亞父聞項王疑之，乃怒曰：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爲之，願賜骸骨歸。」未至彭城，疽發背而死。

五月，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：「事急矣！臣請誑楚，王可以間出。」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，楚因四面擊之。紀信乃乘王車，黃屋左纛，曰：「食盡，漢王降。」楚皆呼萬歲，之城東觀，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，令韓王信與周苛、魏豹、樊公守榮陽。羽見紀信，問漢王安在？曰：「已出去矣！」羽燒殺信。周苛、樊公相謂曰：「反國之王，難與守城。」因殺魏豹。

漢王出榮陽，至成臯，入關收兵，欲復東。轅生說漢王曰：「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，漢常困。願君王出武關，項王必引兵南走。」王深壁勿戰，令榮陽、成臯間，且得休息。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，連燕、齊，君王乃復走榮陽。如此，則楚所備者多，

力分，漢得休息，復與之戰，破之必矣。」漢王從其計，出軍宛、葉間，與黥布行收兵。羽聞漢王在宛，果引兵南。漢王堅壁，不與戰。

(六)漢王之敗彭城，解而西也，彭越皆亡其所下城，獨將其兵，北居河上，常往來爲漢游兵，擊楚，絕其後糧。是月，彭越度睢，與項聲、薛公戰下邳，破殺薛公。羽乃使終公守成臯，而自東擊彭越。漢王引兵北，擊破終公，復軍成臯。

六月，羽已破走彭越，聞漢復軍成臯，乃引兵西拔梁陽城，生得周苛。羽謂苛爲我將，以公爲上將軍，封三萬戶。周苛罵曰：「若不趣降漢，今爲虜矣，若非漢王敵也。」

羽烹周苛，并殺樅公，而虜韓王信，遂圍成臯。漢王逃，獨與滕公共車，出成臯玉門，北渡河，宿小脩武傳舍。晨，自稱漢使，馳入趙壁。張耳、韓信未起，卽其臥內奪其印符，以麾召諸將，易置之。信、耳起，乃知漢王來，大驚。漢王旣奪兩人軍，卽令張耳循行，備守趙地。拜韓信爲相國，收趙兵未發者擊齊。

諸將稍稍得出成臯，從漢王。楚遂拔成臯，欲西，漢使兵距之鞏，令其不得西。

(七)秋，七月，有星孛于大角。

(八)臨江王敖薨，子尉嗣。

(九)漢王得韓信軍，復大振。八月，引兵臨河南，鄉軍小脩武<sup>○</sup>，欲復與楚戰。郎中鄭忠說止漢王，使高壘深塹，勿與戰。漢王聽其計，使將軍劉賈<sup>○</sup>、盧綰將卒二萬人，騎數百，度白馬津<sup>○</sup>，入楚地，佐彭越燒楚積聚<sup>○</sup>，以破其業<sup>○</sup>，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。楚兵擊劉賈，賈輒堅壁，不肯與戰，而與彭越相保。

(十)彭越攻徇梁地<sup>○</sup>，下睢陽<sup>○</sup>、外黃<sup>○</sup>等十七城。九月，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：「謹守成臯，卽漢王欲挑戰<sup>○</sup>，慎勿與戰，勿令得東而已。我十五日，必定梁地，復從將軍。」羽引兵東行，擊陳留<sup>○</sup>、外黃、睢陽等城，皆下之。

漢王欲捐<sup>○</sup>成臯以東，屯鞏、洛以距楚。酈生<sup>○</sup>曰：「臣聞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。王者以民爲天，而民以食爲天<sup>○</sup>。夫敖倉，天下轉輸久矣。臣聞其下，乃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敖陽，不堅守敖倉，乃引而東，令適卒分守成臯<sup>○</sup>，此乃天所以資漢也。方今楚易取，而漢反郤<sup>○</sup>，自奪其便<sup>○</sup>，臣竊以爲過<sup>○</sup>矣。且兩雄不俱立，楚漢久相持不決，海內搖蕩，農夫釋耒，紅女<sup>○</sup>下機<sup>○</sup>，天下之心，未有所定也。願足下急復進兵，收取<sup>○</sup>敖陽，據敖倉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杜大行之道，距蜚狐之口<sup>○</sup>，守白馬之津，以示諸侯。

形制之勢，則天下知所歸矣。」王從之，乃復謀取敖倉。

食其○又說王曰：「方今燕趙已定，唯齊未下，諸田宗彊，負海岱，阻河濟○；南近於楚，人多變詐。足下雖遣數萬師，未可以歲月破也○。臣請得奉明詔，說齊王，使爲漢而稱東藩。」〔考異〕史記、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爲一事，獨劉向新序分爲二，臣謂分爲二者是○。上曰：「善。」乃使酈生說齊王曰：

「王知天下之所歸乎？」王曰：「不知也，天下何所歸？」酈生曰：「歸漢。」曰：

「先生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漢王先入咸陽，項王負約，王之漢中。項王遷殺義帝，漢王聞

之，起蜀漢之兵，擊三秦，出關而責義帝之處○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諸侯之後○，降城即

以俟其將，得賂○卽以分其士，與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賢才，皆樂爲之用。項王有倍約○

之名，殺義帝之負○，於人之功無所記，於人之罪無所忘。戰勝而不得其實，拔城而不得其封。非項氏莫得用事○，天下畔○之，賢才怨之，而莫爲之用，故天下之事，歸於

漢王，可坐而策○也。夫漢王發蜀漢，定三秦，涉西河，破北魏○，出井陘，誅成安君

，此非人之力也，天之福也。今已據敖倉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守白馬之津，杜大行之阪

○，距蜚狐之口，天下後服者先亡矣。王疾先下漢王○，齊國可得而保也。不然，危亡

可立而待也。」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○，使華無傷、田解將重兵，屯歷下○以距漢，及

納酈生之言，遣使與漢平<sup>④</sup>。乃罷歷下守戰備，與酈生日縱酒<sup>⑤</sup>爲樂。

韓信引兵東，未度<sup>⑥</sup>平原，聞酈食其已說下齊，欲止。辯士蒯徹說信曰：「將軍受詔擊齊，而漢獨發間使<sup>⑦</sup>下齊，寧有詔止將軍乎？何以得毋行也！且酈生一士，伏軾<sup>⑧</sup>掉三寸之舌<sup>⑨</sup>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將軍以數萬衆，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，爲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？」於是信然之，遂渡河。

### 【註】

①井陘口：據元和志所載，井陘口爲太行八經之第五陘。其地四面高，中央凹下如井，故名井陘口，又稱井陘關。故址在今河北省井陘縣北。

②乘勝：乘破代之勝勢。

③千里餽糧：運輸軍糧於千里之外。

④樵蘇後爨：樵，取柴。蘇，取草。爨，炊飯。此言必先伐取薪草而後炊飯，亦軍備不接之意。

⑤方軌：車輛併列而行。

⑥成列：排成行列。

⑦假：借。

⑧間路：小路。

○轎重：轎車和重車。轎車卽藏衣之車，重車卽載重物之車。故以轎重爲行軍時隨行物資之總稱。

○間視：暗中窺伺。

○乃敢引兵遂下：乃敢引兵自井徑狹道，侵入趙境。

○止舍：立營休息，停止前進。

○傳發：傳令軍中，預備出發。

○赤幟：幟，旌旗。漢之旗幟皆赤，故曰赤幟。

○草山：隱蔽於山間，不使敵人看見。草，同蔽。

○空壁：壁，軍壘。壘中士卒盡出，無人防守，故曰空壁。

○若：汝等。

○疾：迅速。

○裨將：偏將，以別於軍中之主將。

○傳餐：服虔曰：「立駐傳餐食。」按信軍卽發，無暇會食，但令兵士駐立陣中以傳餐食。

○便地：指井堅口險要處。

○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：大將旗鼓：古時行軍，各以旗鼓自隨，以辨別軍伍。前鋒有前鋒之旗鼓，大將有大將之旗鼓，各自有別，一望便知。韓信爲大將，故以大將旗鼓自隨。前行：前鋒軍。此謂韓信揣測成安君之意在於攻擊韓信之主力，若未見韓信旗鼓所在，必不肯輕易攻擊漢之前鋒軍。因陳餘以爲韓信無

能，而且怯敵，若見前鋒被趙軍攻擊，則將據守險處而退軍。

◎背水陳：謂背水而列陣。按河北省井陘口附近之桃河，即韓信背水立營處，古稱綿蔓水。陳，讀曰陣。

◎趙軍望見而大笑：我國古代兵法，以背水陣列爲絕地，向阪陣列爲廢軍。絕地即死地，謂前有強敵，後無退路，無處逃生。廢軍，謂無用武之地，其軍等於無用。陳餘素知兵法，故其軍見漢軍背水列陣而大笑。

◎攻行：擂鼓而行。

◎走：趨向。

◎殊死戰：決死作戰，不望生還。

◎泜水：即井陘水，世謂之鹿泉水，東北流，屈折經陳餘故壘，又東向流入綿蔓水。

◎效首虜：呈獻斬獲之首級與俘虜。

◎倍：讀曰背。

◎顧：但。

◎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：孫子九地篇有死地一詞，前有高山，後有大水，進退不得，稱爲死地。凡置士卒於死地，不戰則爲敵人所殲滅，力戰則有生存之機會，故每能置生死於度外，努力作戰。亡地意義與死地同。

◎附循：撫慰。

◎所謂驅市人而戰之：韓信自謂所率領之軍隊，非平素之所附循，軍心未附，如果驅使作戰，與驅使市人作戰相

同

予：讀曰與。

鄉：讀曰向。

師事之：以師禮待之。

何若而有功：如何始能成功？

臣收亡之虜，何足以權大事乎：權，稱鑊，所以衡物，以見其輕重。李左車謂韓信所問，皆軍國大事，自己則爲敗軍之將，不足以審處其輕重。

百里奚：本春秋時代虞國之臣，虞君不能用。後仕秦爲大夫，穆公用其言，遂霸西戎。

亦已爲食矣：言亦已爲趙軍所擒矣。

得侍：得侍左右，以求教益。

涉西河：黃河自砥柱以上，龍門以下，謂之西河。韓信自陽夏渡河破魏，故云涉西河。

輶耕繹耒，榆衣甘食：輶，停止；耒，耕具；榆，奢華；甘，美味。此謂當時之人，畏韓信聲威，不能自保其生業，皆廢止田作，服飾奢華，食物甘飴，食圖歡樂，而不作久遠之計。

罷：讀曰疲。

情見勢屈：見，暴露，屈，殲盡。情見勢屈，謂軍情暴露，兵勢殲盡。情見則敵知所備，勢屈則爲敵所乘，如此則難以復戰。見，讀曰現。

◎曠日：久廢時日。

◎單：同殫。單竭，殫盡之意。

◎距境：屯兵境上以距離。

◎由：從。何由，言當從何種計策。

◎北首：舉兵北向。

◎咫尺之書：八寸曰咫。謂簡牘尺度，或長八寸，或長一尺，喻其輕率。

◎暴露。

◎圖：謀取。

◎因行定趙城邑：因救趙之便，鎮服趙國諸城邑。

◎詣：住。

◎晦：陰曆每月之末日。

◎太宰：漢代奉常之屬官，掌膳食、宿舍諸事務。

◎此臣之所以爲使：隨何謂臣之出使九江，正欲爲九江王言此事。

◎斧質：受斧之鑽。伏斧質：伏於鑽上而以斧斬之。質，同鑽。

◎倍：讀曰背。

◎版築：置土於二版之間，而以木杵築土實之，古代築牆多用此法。